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 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善本無發民字

入南山濟曰上主上也謂成帝言明年將誇胡今年秋則發人入山捕禽獸明歷時廢農也善曰明年謂

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固欽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

畧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畧曰長楊賦綏

和元年上綏和在枚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

言也說文曰誇諛也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各名扶風扶風在涇州界

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以差東至弘農南馳漢中弘農漢中皆郡

名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張羅網罟罟捕熊羆

豪猪居虎豹狄又獾九狐兔麋鹿良曰皆獸名善曰山

如豚白毛犬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豕也廣雅曰狔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獾似獼猴豹形如虎

而圖支鄭玄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銑曰檻車載獸車也長楊官名射熊

館名載獸輸納於此也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

有封檻也三輔黃圖曰長以網為周法祛縱禽獸其中令楊官有射熊館在盤屋

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向曰法圍陣也言以網周圍放縱禽獸於

其間銑曰搏執也其取獲者任取而歸之是時主上自臨望之李奇曰法遮禽獸圍陣也法音祛服虔曰令胡客

自取其得也善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日廣雅曰搏擊也

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

為客卿以諷濟曰人皆驅獸而得收稼穡也翰曰翰筆也言林曰其茂也子者男子之通稱借以為



主客而調焉藉借也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王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記文曰毛長者曰翰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

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褰

斜向曰扶風郡名太華山名言命數郡人驅擁禽獸也顏監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秣

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秣

截薛五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良曰截薛山名弋檓也紆

繫網檓取南山周屈為網明獵場廣遠也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虔曰在池陽北灝監曰截薛即今謂嵯峨也

紆說文曰弋檓也又曰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

軍萃善本作陸錫戎獲胡向曰乘車也騎兵騎也萃聚也

羅列於山林之間帥軍士聚為圍陣胡人所獲禽獸皆以

賜之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蹠也

獲胡言以禽獸賜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也善曰錫戎

一也變文耳蹕音萃方言曰蹕蹠蹠也善本

作蒙豬銳曰熊羆蒙豬皆獸名搯提木擁槍纍壘以為

儲胥濟曰槍纍作木槍相纍為柵也儲胥藩籬也擁禽獸

韋昭曰儲胥藩籬之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

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善本作

至矣而功不圖向曰勤勞也不圖無益也言擾亂廢農勞

古今字詁曰塵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

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

法之勞不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

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濟曰恐不識事之人但見為娛

樂不為乾豆若此豈是天子為



入哉禮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韓曰玄默無事也澹泊清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澹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恬默良曰

也善曰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露暴露也

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銑曰吁歎也主人答客云客謂此為是邪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

內也向曰言客不能周知此事善曰莊子曰僕嘗倦其

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齊曰詳切近也言利害之事我亦屢談今則倦矣不能審說將為客略舉大都客自觀其近者而明之善曰毛萇詩傳曰

詳審也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客曰唯唯事水主人

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

曰昔有彊奏封豕其土竄烏窺庾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

牙而爭之良曰唯唯猶諾也濟曰封豕與窺窺鑿齒皆害

于人也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窺窺封豕鑿齒皆為人

害窺窺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

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

不康翰曰豪俊謂秦末陳勝項籍之流也言天下苦秦若此皆起兵若麋之沸雲氣之亂百姓為此而不安也

擾亂也羣黎百姓也康安也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麋鱣也毛詩曰群黎百姓爾雅曰康

安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良曰帝

斗極天關皆星也言上天眷顧而命高祖我高祖奉天命

順斗極如天關星之運轉以討暴亂服虔曰隨天斗極運

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

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

斗極

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



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為故也爾雅曰北極謂之  
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  
天開 **橫巨海漂崑崙** 齊曰橫至漂疾也言高祖兵威東至  
自巨海西自崑崙可使卒疾而至  
善曰橫度大海也漂 **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擐** 善曰擐  
擐之也匹昭切 **邑下將**  
**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  
**食** 餓 **生蟣虱** 介冑被霑汗 音寒協韻 銑曰高  
祖提一尺劍叱暴亂  
之軍指麾之間若芟刈城邑下虜將帥降取旌旗竟日之  
戰不可盡記者言多也擐交殫盡也 向曰頭蓬髮亂如  
蓬也 **蟣虱** 被霑汗者連年戰不得解甲也此為人勤除害  
食生蟣虱被霑汗者連年戰不得解甲也此為人勤除害  
也顏監曰擐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擐拍取也 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擐之言艾也字林曰擐山檻切 善曰頭蓬髮  
亂如蓬也說文曰 **蟣虱** 介冑被甲也子安國尚書傳曰胃兜蟣  
蟣虱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子安國尚書傳曰胃兜蟣  
也 **蟣虱** 即兜蟣也 **以為** 去 **萬姓請命乎皇天** 良曰言人  
不勝其苦

故高祖為請性命於天也 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  
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謂之  
命王肅曰分於 **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 濟曰各遂其  
道始得為人也 **規億載恢帝業** 翰曰規謀也千  
言曰展申也誦古屈字也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濟  
謀長久之道以大帝業 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  
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 **逮至聖文隨風** 密靜也如助句 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  
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邪曰密靜也 **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 濟  
逮及也聖文文帝也隨風乘流言便易也留心於至安之  
道躬行節儉卑衣皮履不弊穿盡終不為也寧安服行也  
綈衣卑衣草鞜皮履也 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  
風流也綈衣草鞜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  
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鳥六鞜曰 大厦不居本器  
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度曰鞜寫也 **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 新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善本

切戰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向曰大廈大屋無文

麗靡之色芬芳之氣邪淫之聲皆不御聞也斥去也善

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廣雅曰疏遠也字書曰璣

小珠也爾雅曰玉謂之琀又曰治玉曰琢也虞雅曰斥推

也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雅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也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翰曰玉衡斗星也

三星正乎則天下太平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已見

賦都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孟叛走戎驪五助閩是越

相亂濟曰其後謂武帝時也熏鬻匈奴也虐害我邊人也

攻伐也睚眦相怒之兒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東夷東

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縱也

晉灼曰睚眦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書曰立

無諸為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胡為南越王

閩越王郢興兵 遐珉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良曰遐珉

擊南越邊邑 此不得安靜中國征役亦遭其患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

難不安也韋昭曰珉音萌萌人也 旅 銑曰聖武帝也勃然而怒於此整其軍旅 乃命驃衛

也爰於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濟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

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 汾汾沸渭雲合電發

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 良曰汾汾沸渭眾盛貌也雲合電發皆疾也 風騰波流機駭

善曰汾汾沸渭眾盛貌也汾音紛汾音紆 蜂軼如蜂聚飛而過也皆取其盛疾兒軼過也 善曰爾

雅曰扶搖謂之騰機駭驚也言弩發箭若驚駭而出又

言其疾也焱與騰古字通也 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驥汾

輶云破穹廬向曰霆霹靂也 翰曰輶輶匈奴車名穹廬

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輶 腦沙漠髓余吾良曰沙漠



其頭腦塗沙漠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  
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  
其骨使髓膏水通俗文曰膏中脂曰髓古髓字

竹蠟 **乎王庭** 銑曰遂北至于匈奴王之庭以獵也孟康曰  
字 匈奴王庭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獵也

**驅橐駝燒燠** 蟲音驪 向曰橐駝太駝也驅之以歸  
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 分黎商 單于磔尼裂屬國 黎割

也單于匈奴號也屬國匈奴之國者分割樂裂破也韋  
昭曰黎割也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

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廣雅曰樂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韋昭曰外國荒 **夷坑谷跋未齒莽** 莫刊山石 良曰言兵騎  
胡來屬漢者也 夷坑谷跋未齒莽 古刊山石 平其坑谷跋

涉鹹草之中削其山石以通道路也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  
削也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

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 如 **屍輿斯** 條累 平 老發  
曰刊削也按莽削石以通道 屍輿斯 條累 平 老發

翰曰死者蹂踐其屍所役之徒以輿輪輶之老弱者盡係  
之累亦係也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

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所輪踐其所徒也 善 吮辭  
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吮辭

**鋌蟬 瘕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濟曰吮稍也鋌矛也瘕  
示所中皆成瘕及被金鏃所傷者蓋數十萬人如淳曰吮

括也孟康曰瘕耆馬耆耆創瘕處 善曰如氏之說以為  
箭括及鋌所中皆為創瘕於馬耆孟氏以為耆被金鏃過

傷者甚眾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矛積內未出其瘕如舍  
然或箭插其項未拔鬣若鬣焉孔安國尚 **皆稽顙樹頤** 蛤

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 **皆稽顙樹頤** 蛤  
**匍匐蟻伏** 銑曰顙額也稽顙手至額也叩頭時頤向下則

蟻蟲之伏如淳曰叩頭時頤向下則顙額手至額也叩頭時頤向下則  
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善作扶服蟻作

蟻古 **二十餘年尚不敢惕息** 濟曰惕息疾喘息也所以不  
蟻字 二十餘年尚不敢惕息 人者懼漢威也 善曰漢書

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  
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

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

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

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

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

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



惕疾也說文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良曰天兵漢之兵也

日息喘也於四方先加於匈奴矣幽都北方匈奴所居善曰迴戈

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

典兵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閩越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

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

東馳向曰靡按也變夷名皆東馳入朝也服虔曰變

是以善曰漢書曰或曰節所救信節也

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濟曰遐疏皆遠也域自上仁所

不化茂德所不綏良曰上仁茂德古之有道君也不能安

莫不矯足抗手善本作請獻厥珍也言其舉手足

願來獻其珍物也服虔曰躡舉是也音矯善曰尚書曰有夏先

使海內澹然翰曰謂晏然無事善

永無邊城之災金草之患濟曰金兵刃也華甲也善

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向曰

帝之德若此兼包書學之林聖人之風如雲靡靡而進英

華物之美者以喻帝之美也沈浮言輕重得中洋溢猶盈

溢也八區八方也無不沾及者言德化廣遠也善曰英

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

帝者得其華英王者得其根莖八區八方之區善曰英

也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濡矣善曰英

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戒所物靡盛

而不虧翰曰樵夫採樵之賤者笑其不稱帝化

而不虧主上之意以為人理無有崇高而不隆殺者盛滿

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

忘危良曰肆弃也言戒慎之甚今所以獵長楊非徒然而

善曰孫卿子曰平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戎濟曰乃時

則慮險安則慮危



五殺熟曰有年言我向時以有年出兵者將以整車與勸  
戎虜也疎勸也善曰時言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  
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振師五柞習馬長楊良曰  
也五柞官名也善曰杜預左氏簡力狡獸校武夥匹禽  
傳注曰振整也整屋有五柞官也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統曰  
廣雅曰校健也言考校武力之士比之經疾之禽狡壯之獸  
以威夷狄也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  
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也然助句也言天子集於南山之上瞰視烏弋國也烏弋  
極西遠國名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  
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其地暑西歷善本  
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西歷善本  
窟善本東震日域良曰月窟月出穴也在西日域日出處  
動也服虔曰窟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  
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又  
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

陵夷而不禦也

向曰言主上既出獵欲以示兵於外國乃

以國之大務荒淫畋獵遂至陵夷而不能禁禦此雄微調

之詞矣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

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是以車不安輒

日未靡旃從者髣髴委

善本屬而還

善本屬而還

善本屬而還

善本屬而還

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

濟曰太尊高祖烈業也文

田解網也五帝謂舜命益作朕虞也今皆反覆之令得其

所虞掌山澤之官善曰大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三

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見



耨以土覆種言得其業也韋昭曰耨所以覆種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耨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鄧

食其曰農夫釋耨以時男女莫違向曰嫁娶以時則不

序曰婚姻失時出愷悌行簡易示於人簡略易行也善

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勞休力役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罔與力役

無奪見百年存孤弱註曰憂其老耄其悒獨善曰禮

也春秋說題辭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

聲之和建碣一磬之虞良曰帥令均其苦樂濟曰鞀

刻猛獸於其上碣磬獸怒兒孟康曰碣磬之聲刻猛獸為

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

而小有柄賓至憂吉擊善本作鳴球掉曜八列之舞

器憂擊猶撫擊也掉動也動八行之舞八列八行也韋昭

曰拈撥也鳴球玉磬也韋昭憂擊作拈隔古文隔為擊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酌允鑠酌肴樂胥思與反向

也酌此信美之道以當於酒詩云君子樂胥言樂得賢人

相與理也取此義以當肴饌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

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肴善曰毛詩曰允矣聽廟中

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毛詩曰雍雍敬見以受福祐善曰

受天之祐爾雅歌投頌吹合雅與雅樂相合服虔曰聲之

相投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濟曰動情如此真受神

也愷弟君子方將俟元符也晉灼曰元大也俟待大瑞符

父之基增泰山之高翰曰皆封禪之禮善曰難蜀父延

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向曰言將傳光輝於將來比榮華

於往古之號張晏曰往號三王也



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梗稻

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藟蕘誇詡衆庶盛欬由獲居之

收多麋鹿之獲哉銑曰藟蕘皆草也詡亦誇也衆庶百姓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

類以爲杭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

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蹠踏馬芻且盲者不見咫尺

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向曰八寸曰咫離婁古之明目者視

子南榮趯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

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趯音

樞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將善本已獲其

王侯良曰使胡人王侯慕我而常來朝蓋謂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以能及也乃今

日發蒙廓然已昭矣向曰未卒未畢也稽首首至地體者

廓然昭明也善曰體猶法也禮記曰

射雉賦

潘安仁濟曰岳既徙琅邪其俗善射雉因講

以自戒也媒者少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

引野雉翳者所以隱射也善曰射雉武

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

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

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

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功聞以備遺忘

涉清善本林以遊覽今樂羽族之群飛良曰涉經也清林

之族類也樂其得性也爰曰樂羽翻之類或羣或飛飲啄

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



靜也鸚鵡賦曰**聿采毛之英麗**今有五色之名翬翰曰聿羽族之可貴者

麗美稱翬雄也言述采毛之美禽獨有五色之名雉也英日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雄也伊

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英者雉果之目屬耿介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

**之專心兮修雄豔之姤姿**統曰屬嚴厲也耿介專一之豔若此之好客姿也爰曰屬嚴整也耿介專一也修豐也

姤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

見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麥赤氏巡立陵以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略取所食之物仍畫棘墳衍兮其畿界不可相侵爰曰巡行也言周行立陵因其墳衍以為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

日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雉也

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良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

春為青陽告謝為春終也夏為朱明肇始也始授謂夏初也爰曰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楚

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濟曰靡亦無也初莖王逸曰謝去也

**蔚其曜新陳柯**草所以改舊曜而新也陳故也柯樹枝也

撼然而落改舊枝為新也爰曰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曜

天決決朗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翰曰決決雲兒涓涓水色決音英涓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

英白雲貌決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

江河溜水流貌也麥漸漸子以擢芒雉鸞鸞小而朝雉日漸漸麥

芒兒擢拔也鸞鸞雉聲雉鳴也爰曰漸漸舍秀之貌也微

子曰麥秀漸漸鸞鸞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雉唯

唯不得言鸞鸞延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鸞雉鳴則云求壯及其朝鳴則云求雉今云鸞鸞朝鳴者互文以舉雉

唯皆鳴也此以上序節躬箱籠以揭驕睨五堯古媒之變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



態濟曰箱籠竹器盛媒雄者也揭驕驕健兒所視也箱籠之中見驕健之雄媒變態之狀也爰曰揭驕志意肆也  
 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負而疎盛媒器  
 籠形者養鳥宜負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  
 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羣雄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顧視  
 箱籠詳察驕媒恣睢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拈矯  
 拈居桀切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奮勁駁交以角搓何  
 拈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奮勁駁交以角搓何  
 睚眦睚眦之目以旁顧視睚眦也爰曰睚眦也角邪而立睚眦怒目兒言怒  
 睚眦也睚眦視貌睚眦也奮其堅勁之脰以利眦邪矜矜其  
 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善曰曹植關雞詩曰睚眦目發朱光鶯綺翼而頽貞搗瓜灼繡  
 頸而袞袞濟曰鶯文章也頽赤也搗解也灼明也言翼如  
 爰曰鶯文章貌也詩云有鶯其羽翼如綺文經則赤也搗  
 肥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也善曰  
 肥音陞善鬱軒者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音耐協韻向  
 本頽作經鬱軒者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音耐協韻向

言鬱然將飛而有餘怒思為長鳴呼其野敵効其才能爰  
 曰鬱然將飛而有餘怒思為長鳴呼其野敵効其才能爰  
 鳴思見野敵効其才能爾乃望場場音拉翳停僮葱翠綠栢  
 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爾乃望場場音拉翳停僮葱翠綠栢  
 參差文翻麟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裏善本料戾以徹鑒  
 表厭伊輟躡以密緻陳二反翰曰望開除之名也乃除其  
 挿以栢葉使參爰文如鳥翻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者若  
 草樹森茂執之則婉弱輕利料戾小窻隙也厭躡重布也  
 其裏則有隙可以徹鑒於外其表則以重布密緻不見  
 其內也爰曰望者開除之名也今儉人通有此語射者聞  
 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拉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  
 拉株庾切善曰廣雅曰望除也爰曰翳上加木枝衣之  
 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綢繆輕利也婉轉綢繆之  
 綢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  
 別內視洞徹多所觀見恐吾遊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銑  
 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恐吾遊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銑  
 吾遊謂媒雉也晏晚也原禽野雉也罕希也言立其翳恐  
 媒雉晚起而鳴野雉希少而至也爰曰遊雉媒名江淮間



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齊曰由此甘分疲倦心目企想寄視以待之寓寄也爰曰企想

日得臣與寓目焉  
杜預曰寓寄也  
何調翰之喬桀邈儔善本作疇類而殊才候

巾言媒雉一何俊逸邈然與儔類不同候振我巾而叫野  
雉聞而果應之也爰曰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

聲媒便清叫野雉 囊微罥以長眺已踉亮 跼七而徐來良

網掩翳窻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  
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

卷之四

大正

行止不迅疾之貌也  
 善摘勑  
 朱冠之赭  
 許赫敷藥

翰之陪魚蘇來反向曰摛發也雉幘來色故曰朱冠赫朱色敷布藻文也布文章之羽翰陪鰓怒兒

委曰赭赫赤色貌陪鰓奮怒之貌也善  
 曰廣雅曰摛舒也藻翰翰有華藻也  
 首葯握綠素身地

繪翰曰藥猶纏也黼黼裏也繡言雉首綠色頸藥素也方方言

也繪畫文也青鞵秋莎靡丹臆億蘭粹音最銑日鞵夾

之偃靡臆當胷前也丹與鞞蘭之同色絳同也爰曰鞞夾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間

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絳同  
也宋衛之間謂混為絳也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絳或

或啄時行時止

行遽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

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翰曰翹舉也言揚舉其班彩之尾首上有兩毛或角特達而起爰曰

文選卷九 十四



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貌  
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  
良遊呢厄喔引之

規裏向曰良遊媒雉也呢喔發聲引野雉於可射之規裏  
爰曰良遊媒也言媒呢喔其聲誘引令入可射之規

也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濟曰言野雉望媒雉來迅不止恐  
失於規度故叱之則愕然而立動

身驚竦而止也懼動時止也爰曰時立也既入可射之內  
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者也  
善曰

杜子春周禮捧黃間以密殼構屬剛挂善本作罽以潛擬

良曰黃間弩名殼寧也剛挂矢名言捧弩屬矢密寧潛以

擬之爰曰捧舉也黃間弩名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名黃

有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剛罽故曰罽

焉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濟曰禽雉也中箭而倒

振聲當猶未止也迸猶反也爰曰射應也禽山驚驚悍汗

被箭躍起而反落弩聲猶未歇言其來疾也

害風善本迅已甚銳曰山驚雉名其性悍疾而害也聞媒

作姦雉之聲其來甚於風飈之迅疾爰曰驚

飛走如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愍害

善曰字書曰愍越壑凌岑飛鳴薄稟翰曰直飛至翳前稟

愚也呼耳切越壑凌岑飛鳴薄稟翳下盛飲食處爰曰

驚性悍愍聞媒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遙來翳前也稟

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

曰愍惡也擎牙低鏃心平望審向曰雉既近故擎弩牙低

稟審定也爰曰擎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就之用心和平下

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

若碎錦銑曰又中也彩毛飛落霍然若錦之碎爰曰雉逸

群之雉擅場按兩場濟曰復有逸群雉異之雉非獨專擅一

一場而已又扶兩雉也善曰西京賦曰櫟歷雌妬異倏

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櫟歷雌妬異倏

來忽往良曰櫟搏也聞有雉之聲則妬之而擊搏其雌偶

鳴擊搏其雌倏忽往來與媒雉鬪也爰曰櫟擊搏也聞也雉

兮蕙蒂倏而來兮忽而遊六韜曰倏然而往倏然而來



忌上風之發

吐切

切畏映日之儻朗

齊曰

發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兒顧此而畏

患之是多疑之雉也爰曰

發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兒顧此而畏

屏發布而累息徒

心煩而伎憊

音養

翰曰恐此多疑之雉覺有人故屏巾布不敢發累息細喘息也無使媒有聲而心

煩悶其射伎復憊不可忍欲射之無便也爰曰屏除其布

射則紛紜不定空煩而伎憊有伎藝欲逞曰伎憊也

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

易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

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母出言也

伊義鳥之應機

善本

作敵

歌攬

地以厲響

銑曰伊惟也義鳥媒雉也惟媒雉能應我心機擊攬於地歌然厲其音響也爰

曰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紛難中歌然攬地而鳴引令來關坤蒼曰攬地八持也三蒼曰歌聲

也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之聲逕距接其所立之地也聆聽壤地也爰曰彼野雉聞媒聲

便逕來關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形

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

良曰彤赤也雉之色望之滿

首遂類落其臆偃仰而倒爰曰彤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

滿當於窻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窻發

弩極美正射其頸首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

去壠靡濟曰夷類向後臆仰却斃也

也夷靡類弛也易脩也農不脩壠此言田塘荒廢也

禾易長畝

穊

救叢糅

又擊薈

薈

如勇反濟曰

禾易長畝穊救叢糅又擊薈薈勤茸穊草名菽野豆

叢雜糅積於其間也翳薈茸深概兒言雉隱於此中也

爰曰穊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

草繁茂翳薈茸深概貌善曰孫子鳴雄振羽依于其

其法曰林木翳薈西京賦曰萃薈萃茸鳴雄振羽依于其



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捫字而瞻挺延稷之傾掉

專切善曰尚書曰是降立宅土瞻挺延稷之傾掉

了意捻朱躍失以振踊翰曰挺稷草莖也掉動言瞻草莖

踊也爰曰挺稷草莖也掉動也觀草瞰土出苗以入場愈

情駭而神悚彌驚駭神彌悚動恐射之不中也爰曰瞰漸

出貌也楚辭曰瞰將出兮東方向觀草動與望驪減合而

翳晶了雉朕許肩而旋踵良曰朕肩斂身也踵足也言雉

苗望諸處驪然閤合唯翳晶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

身謂之朕肩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書公孫獲曰攸余

志之精銳擬青顧而點項我志專精銳銳擬射其頭而

中於項也爰曰雉既反歸乃從後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

射正中項也顛頭也攸音攸也

剔土歷反濟曰視與體相違目邪望足旁剔也爰曰目

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靡聞而驚無見

自鷺音脉翰曰鷺猶疑也靡無也此多驚疑之雉也爰曰

周環迴復繚繞盤辟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

何武所舉者矣結駢旋把縈隨所歷向曰把柄也矣駢之

不見已爰曰矣轉也把駢內所執處才丑錄中輟被披

焉中鎬也爰曰才于行覓中少留也輟止也被中聲也鎬箭

也善曰今本並三才于中輟張衡舞賦曰前刻結重鷹

傍截疊翮重疊言毛厚也爰曰正橫射也刻割也前割重

兩翮也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雉性怯而多疑膽劣而

兩翮也



心戾者善曰說文曰猶急也古縣切內無固守出不交戰濟曰欲闚而懼

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闔意也善曰管子曰民無恥外來

若處子去如激電向曰處子處女也畏人者也莊周云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

激關閭廉蘊玄葉慎覓歷下見胡練反翰曰藹麥也闕

見爰曰藹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藹葉間闕閭於於是算分

銖商遠邇濟曰為其遠故算其分銖商量遠近途近也爰

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揆懸刀騁絕伎良曰懸刀弩牙後

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揆度淮擬之

騁懸絕之妙伎爰曰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籌

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伎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

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曰妙如輶二如軒不高不埤

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如輶二如軒不高不埤

貧美反翰曰如輶如軒輕重得所也不高不埤正可發

也爰曰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輕如軒輕與輶同鄭

玄周禮注曰埤短當味秀值曾裂素破蓰良曰味蓰也

也埤與埤古字通與此相當故破裂也至此凡射六雉也爰曰射面也蓰

喉受食處也蓰裂破也字書曰味鳥口也夷

險殊地馴麤異變濟曰夷平也言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

平險之殊雉有鹿之異隨具不暇食夕不告倦銑曰所以

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食及夜不告倦由用心取中昔賈民之如臯始解顏之一

也爰曰言樂之者忘飢倦也笑善本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翰曰昔賈大夫

言不笑後與妻同車如臯射雉中之妻為之一解顏而笑



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

安逸羌禽從其已豫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乘危險以馳騖

自隨我取豫樂羌歎也爰曰驚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

安從禽最逸豫言禽清道而行擇地而住良曰選清閑之

之地而住爰曰人多則雄驚故僻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

射獲方擇地而行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

唯阜隸此焉君舉音據協韻銳曰得其尾可以飾馬鑣

閑豈獨阜隸賤人所為亦可使君王舉而為之也善曰

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叉髻插

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

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鷩左氏傳藏信伯曰鳥獸之肉不登

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若乃耽盤流遁放

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若乃耽盤流遁放

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

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向曰岳於是自戒也盤樂恤

其身憂但主心於禽獸之雄雌而求獲之既無節度端直

之操或便虧損此此氏重誡且君子之亦不為也老子云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也爰曰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

若乃流遁忘返於心不覺也爰曰恤憂也司主也善曰

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鹿牡也東京賦曰樂而

無節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爰曰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

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誡孫卿

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善曰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

班叔皮征賦征行也言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

女曹大家並有文學名高當代父才子賢自

古莫及善曰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



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推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茂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

羅

填塞之阨

災

向曰余彪自稱也遭莽亂天下顛墜

傾覆羅羅也正羅王道不通填塞阨險之災時也善曰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舊室滅以立墟兮曾不得

乎少留

濟曰天下既亂舊屋之室毀滅為丘墟不可留也善曰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

墟楚辭曰欲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舉袖也絕

此迹遠遊安定也善曰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朝發

輒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銑曰長都長安也瓠谷谷名玄宮謂甘泉宮也

夕宿於其下善曰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

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存焦獲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虞

於玄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

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歷此門反顧見通

大臺在甘泉宮中高出也崇高也善曰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

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

乘陵岡以登降息

邠

詢邠之

邑鄉

向曰陵岡皆山丘也其行或上或下邠邠國名至比邑鄉邑鄉而止息也善曰漢書古扶風有拘縣幽國公

劉所治邑也拘與邠同幽與邠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

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又云公城邠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

邠國也廣雅曰乘陵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邠公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故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善曰尚書曰公劉克萬前烈孔安國曰公將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彼何生之

日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優渥我獨罹善本此百殃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

故獨罹此禍亂也罹羅殃禍也稱百言多也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

逢此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翰曰言我會人事

百殃之無常也靡無也善曰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

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世也言人吉凶乃特

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

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濟曰赤須坂名義渠城名戎王之所

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鄯善長水經注曰赤須冰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

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

怒以北征良曰秦昭王母宣太后與戎王通昭王殺之起

狡亂也穢汚宜后使不貞也善曰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

后亂有二子宜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耳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

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騂非遲遲以歷茲鉞曰紛吾自謂

舊都車之騂馬何復遲遲不進歷于戎王之邑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

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騂傍馬也毛遂舒節以遠逝兮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嚼蹇心而歷茲

指安定以為期向曰舒節舒其志節也逝往也善曰舒

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涉長路之懸縣兮

遠紆迴以繆居翰曰長路曲迴以繆繞也紆曲也繆流

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脩遠而過泥陽而太息悲祖



廟之不脩濟曰泥陽縣名彪之祖伯為定襄守廟在其中

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釋余馬於彭陽

今旦弭節而自思良曰彭陽地名遂釋馬於此低弭其節而憂思也

善曰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義和弭節兮司馬彪上

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日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力而反

晡晡不明良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

思言王道未明使有役也善曰楚辭曰日晡晡下而類

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怨曠之傷情兮哀

詩人之難時銑曰言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皆詩

歎時毛詩序曰大夫夕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

漫莫半反良曰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客與容與行良遵

猶循也漫漫廣遠兒善曰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

日路曼曼其脩遠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劇甚

漫與曼古字通也蒙恬為秦將築長城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我思

此人亦太甚也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

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捨高亥之切憂兮事

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翰曰捨奔

逆胡亥篡立之切憂翻事外蕃遠患而備之高則趙高也

胡亥二世名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於而安之顧以厚

固脩其藩落以為固也善曰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

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

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

猶數功而辭讐何夫子之妄託善本兮孰云地脉而生殘

彪言悟至死不知其過讐過也善曰史記曰趙高者諸

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

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

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



地麻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登障隧遂而

遙望兮聊須更以婆娑良曰障隧城牆也婆娑容與貌

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鄣間說文曰障塞上亭宇烽火者也

篆文從火者字通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

或為墜說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閱獫

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閱獫

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昂於朝那朝那塞名匈奴入邊殺北

地尉邛故至塞而弔之印名尉官也善曰史記文紀曰

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

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

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印姓段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其肅之遙邪齊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



更女歌曰水揚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五哀反

波兮杳冥冥深沈兒皚皚白雪兒言涉行於此善曰楚辭曰胸兮杳杳正逸曰杳杳深冥兒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兒也劉

敬遂初賦曰漂積雪之鴈邕邕以群翔兮鷓鴣鳴以嚶嚶音齊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鷓鴣雞

嚶嚶而悲鳴嚶嚶衆聲也音皆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善本以傷懷善本故鄉所以悲懷愴恨憂悲思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恨愴恨悲也恨力上切毛詩曰嘯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撫長劍

以慨息兮泣連落以沾裳善本作而字濟曰撫拍也慨

曰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息也周易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沾裳衣攬余涕以於

悵善本兮哀生人之多故良曰涕淚也於悵心不平也多故多事故也善曰楚辭曰思

美人兮攬涕而紆胎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夫何生人之長勤國語鄭桓公問於周史伯曰王室多故

陰曠計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向曰言陰曠不見陽景喻天下昏亂無明君之

道使失知平之法度善曰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諒侯時而須臾日陰曠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曠諒

時運之所爲兮求伊鬱其誰訴善本作告銑曰諒信也

所告訴也善曰爾雅曰諒信也宋哀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鬱亦訴

字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翰曰亂理也重

理一賦之意濟曰夫子孔子也孔子云君子固窮又云遊於藝又云樂以忘憂惟聖賢能之藝六藝文文章也

善同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良曰言達人所從之

事皆有儀則以能與時消息也善曰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

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

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向曰魍魎所以

自解也言若

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能常履信而行則無處不居雖蠻貊之鄉何所懼也貊蠻夷之種類也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 東征賦

善曰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 曹大家

善曰後漢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今皇

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歷而見志焉善曰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 惟求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善曰永初後漢年號有七十七年也余大家自稱

也善曰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翰曰撰擇辰時也既以吉日又擇時而行也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乃舉趾而外興兮夕余宿乎偃師良曰長詩傳曰辰時也乃舉趾而外興兮夕余宿乎偃師良曰

也舉足外所乘之輿也偃師縣名善曰左氏傳曰關伯比曰莫放舉趾焉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

毫即古之易亭周素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

### 故而就新兮志愴悵

亮而懷悲悵悵也善曰楚辭曰愴悵悵悵兮去故居就新居所所以

況憤悵兮去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良曰至明發天曙猶

不能寐心中遲留為有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樽酒以弛念

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琢蠡兮得不陳力而相

### 追

翰曰弛廢也酌酒而飲廢其思念喟然而嘆便抑止其情自以悲愴為非且上古之人登巢而居琢蠡蚌之肉

而食言我既不能如此焉得不使其子陳力從仕而相追隨者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

絕也爾雅曰念思也登巢琢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巢而稼蠡得

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群居天下號曰



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採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椽蠡蝨而食蔬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郊生曰採胎生曰乳琢與採蠡與羸古字通蝨力蚌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其天命也善曰論語曰吾後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亂固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良曰惟遵行正直於通衢大道而使求邪侯捷徑將誰乎言不能也善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濟曰徂往逝行也聊且遨遊魂神心目也封立也並於此行過而觀覽焉惟鞏縣多艱險之地也善曰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若曰魂

神心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登城平陸偃師單父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以多艱鞏居勇切河洛二水交流合流也成臯有旋門坂故看之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旣免脫於峻嶮兮歷榮陽而過武卷皆縣名善曰漢書河南郡有榮陽縣廣劭曰武卷故魏國今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旣曰於原武魏亭是也馬之足暮宿於桑間武陽縣名桑林之涉封立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向曰涉經封立縣界故履踐其路蓋入陳書陳留郡有封立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曰紂醢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良曰言小人大家謙也論語云小



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

翰曰平丘地名善曰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入匡郭而追遠兮

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向曰匡邑名夫

子孔子也論語云子畏於匡言遭匡人圍之也念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也善曰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

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人遂止孔子帳容與而久駐以爲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

今念善本作忘日久而將昏濟曰感念此事駐立及夜善曰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

未出蒼頡篇曰駐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良曰長垣即子穀所理之縣居人邑中之

人也善曰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巾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

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翰曰蒲城子路所理邑也在此縣界久荒廢生荆棘

榛榛然子路仲由也向曰惕然驚寤顧問左右想子路威神若在於目言衛太子蒯瞶作亂子路攻之不勝而死

衛人美其勇義至今稱其嘉美訖至也善曰長門賦曰惕寐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

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爲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

遽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銑曰遽瑗衛賢大夫尚其德焉善曰遽氏遽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

遽鄉有遽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

道德與仁賢濟曰謂仲由遽瑗善曰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

語曰文王既沒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文吳札稱多君子曰親疏保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黹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良同善注後衰微而遭患兮子之言信而有徵是也

良同善注

後衰微而遭患兮

子之言信而有徵是也

良同善注



遂凌遲而不興善曰史記衛世家曰成侯敗魏曰平侯更

敗魏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

祀孫鄉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懸而游焉凌遲故也今夫

世之凌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平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

多禍遂凌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凌遲猶陵陀也

知惟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向曰人之性命富貴在

乃可也此大家戒其子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

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勉仰高而蹈景

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也

兮盡忠恕而與人鈺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勉力

道惠與下人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

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老子曰天道好正直而回兮精誠通於神明善

無親常與善人是也

作明神濟曰能若此必通於神明善曰毛詩曰靖恭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

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庶靈祇之鑒昭善本兮祐貞良

曰精誠於形動氣於天

而輔信音申濟曰然後近使靈祇福祐貞良之士輔助

明

智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向曰君

成文章孔子云蓋各言爾志蓋何不也言我先君行止則

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則此征賦也不敏大家謙也

安敢不法則先君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

也善同銑注

兮濟曰言貴賤貧富不向人求但正其身待時而已善

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脩短之運愚智同

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良曰言人命之長短共同爾靖思

靖恭已見上注鵲敬慎無怠思謙善本約兮清靜少欲師

冠子曰縱軀委命敬慎無怠思謙善本約兮清靜少欲師



公綽兮翰曰當敬行謙約無得怠慢師於孟公綽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其綽之不欲焉融曰孟公綽也

### 文選卷第九 終

###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向日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

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統曰歲在子為玄枵旅亦

次也蕤賓五月律也丙丁統一夏之日乙未則岳行之辰善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滯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潘子憑軾西征自京祖秦濟曰潘子去自稱也戰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祖往也秦長安也善曰潘子去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鄴山之阿蕤軾乃喟然而善本無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恍往化一氣而甄吉三才久遠也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

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此三才者天地人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向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

善同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善本要聖作能

智弗能豫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貌窮達

也班固覽海賦曰運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善曰左氏傳王孫

薄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敬仲曰納招也左傳云陳

也招大夫以旌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

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也善曰臧榮緒

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

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



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  
日鼎三公象也春秋漢舍夢日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  
日庶績其凝廣勛漢官儀  
日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患

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翰曰岳補鄙夫謙也懷

復見用又患失之向日柳下惠爲上師三黜日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爲公事兇官  
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論語子曰鄙夫武皇忽其  
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外遐八音過於四海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外遐謂崩也八

天子崩故絕此樂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  
字安世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  
日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

聽於冢宰濟曰冢宰三公也天子惠帝也天子居喪日諒

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  
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曰揭

駿爲太傅百官惣已以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

其猶殆向曰謂揚駿以入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

甲致桐宮之師周公尚猶危殆況驂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

駿可知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爾雅類曰請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

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既無高明之道以

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事權也濟曰駿既專已是

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善曰言無

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爲逼主以示已專也干寶晉紀曰

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

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



舒卷苟蔽微以謬善本敦患過辟亦匹之未遠良曰孔子云

之則藏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曰君子知微知章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遽伯

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善曰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

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

予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

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

而不反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

不能陋吾人之拘擥全飄萍浮而蓬轉銖曰吾人出自謂

擥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止託也善曰言已關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擥之寔非

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察位偶罪

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其隆替名節此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殺甚玄鸞之巢慕

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翰曰察官備壞隳毀隳廢

濟曰殺亦如也荀息累九卵於綦上晉平公曰危哉矣李札謂孫文子曰夫子在此猶鷺之巢於幕上岳言已之危

甚此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善曰說文曰偶壞敗之貌隳亦壞貌士罪切累卵已見魏

都賦殺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良曰楚王瑋夜誅

苦角切匪擇木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

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善曰遭千載之嘉會皇合

德於乾坤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

惟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宜足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

銑曰弛廢渥厚也言不誅我也善曰韋昭漢書注

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

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甄大義於明責反初服於

私門

濟曰甄表也使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也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

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皇鑒揆余之忠

誠俄命余以末班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而命我從末班也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

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杖善本疲人於西夏攜老幼

而入關

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收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

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丘去魯而顧歎李

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攷聖達之幽情翰曰丘孔子去魯也

之衛歎曰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疾猶傷也善曰韓詩外傳

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官乃起舞怆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

雅曰疚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傷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銑曰況我匹夫

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憫傷矧況也鎬京長安也善曰爾雅曰矧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

之性毛詩序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良曰闕庭天曰王居鎬京

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絲於

墳塋

翰曰輦洛二縣名出家墳塋在此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輦縣西南二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

以掩涕張外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余善本乃越平

樂過街郵

尤秣馬臯門稅駕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

河南縣也秣粟統息也善曰平樂觀名也郵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



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  
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遠矣姬德興自高幸思文后稷厥初  
銑切西周見下注解  
**生民率西水許**古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周德其  
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也  
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亶甫自豳遷于  
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  
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  
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善曰左氏  
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  
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史記曰  
后稷不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亦是為武  
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惟新與舊同邠與豳同  
**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疆執  
猶保也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

周也北征賦曰騑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銑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  
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服

寐平保位也善曰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餘慶武王  
辭曰獨申旦而不寐

既剋殷安知太山猶以為危戒懼無已故使子孫相繼八  
百餘年享其福也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之固尚以

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  
辭曰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

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覽善本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拍日而比盛**向曰亡王桀也驕淫  
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

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  
亡吾乃亡矣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

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  
涉海之失柁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日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



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此於天  
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  
人度量之率外何相越

之遼迴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築驕淫而取亡度量不  
同相去遼遠善曰喻巴蜀數日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平齊也爾雅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

築既定鼎于郊鄆遂鑕龜而啓繇音胃鏡曰土中定地之

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郊鄆即

此王城也鑕龜啟卜謂周公卜代於此繇卜辭也善曰

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土帝自復于土中

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十世三平失道而

十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來遷繫二國而是祐良曰平平王也繫助語也二國晉鄭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

日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翰曰是時之王能無過僻

也懋盛也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

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

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望圉北之

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

兩門威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效矣濟日

變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玉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

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

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平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

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

也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尤過矣罪

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矣重戮帶以定襄

也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弘大順以霸世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

逆以霸其代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秋師伐周襄王

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

箋曰弘靈擁善本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濟日靈王時

廣也



將毀王宮王欲推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墮  
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關  
者兩水會以相關演廣也故云演義獻說也善曰國語  
曰靈王三十二年穀洛二水關賈逵曰關者兩會似於關  
小雅曰演  
廣遠也  
咨景悼以迄巧  
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邁

善本  
逆歷兩王而干位  
鏡曰景王靈王子悼王景王子敬  
作構  
景王寵之欲立子朝王乃崩悼王自立及敬王立子朝再  
作亂巧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  
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  
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官以  
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  
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驥帥師納  
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  
子猛母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  
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吳子曰  
此季世也毛詩我曰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  
踰十葉以逮赧

女  
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濟曰葉

敬王元王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王烈王安王而及赧王  
十代周分為二赧王都王城號西周立考王後惠公少子  
於鞏為東周二周竟為秦所滅虎口喻秦也文王武王神  
器之位皆輸之於秦也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  
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  
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  
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釧王立崩  
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  
河南相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  
王虎不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  
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并叔孫通  
為博上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  
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  
善本善作  
在茲水水名  
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善曰字林曰孝  
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  
水清可以濯吾纓毛  
萇詩傳曰濯滌也  
大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



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寶羅善本作潛慟乎

余慈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

葬羸憊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

日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

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庶哀慟乎善曰傷弱子庠

日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王寅次于新安之千秋

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野山

日若保赤子書曰瘞埋日符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

川以懷古帳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洄沈穴而好還卒宗

滅而身屠良曰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城南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

霸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

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騶轡而下飾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日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

日到尚書曰后來其蕪韓詩曰謀猷回經澠池而長想停

余率而不進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龍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秦虎狼

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恥

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雋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

王好音請秦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日某年某月日秦

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日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秦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王步

之內請以頸血滿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

秦王不憚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

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

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

并為上卿取雋謂自取雄雋也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



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服化說文曰奮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濟曰河外謂澠池會也咆勃怒息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

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鬪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善

曰何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留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

骨而無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憤雖改日而易歲無

等級以寄言

良曰智勇淵偉蘭也鄙吝忿憤廉也廉頗相

淵偉深大也忿憤躁怒也善曰智勇相如也怒憤頗也

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

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

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

張儀曰秦忿憤含怒之日久善本作于亦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善本不允嘗以

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翰曰

子暴露於外曰蒙塵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奔

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救澠池為赤眉所

乘反走上迴谷敗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敵底通書勞異

曰垂翅迴谷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東都兵亂卒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鷸高輦薛綜曰輦飛也揮善輦古字通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



戲曰鄭帝絃恢皇綱鄭玄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之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高見上文

善本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綵三帥以濟河也向曰綵繫

軍歸也墨縷若今起復也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

丙以師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

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值庸主之矜懷殆肆叔於朝

殺匹焉隻輪而無反者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

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任好穆公名言蹇

叔於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矣豈能捨蹇叔朝市之刑哉

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

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

固非虛名有此所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諫殆戮

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

爾雅曰庸常曰鄭玄禮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

曰懷諫違卜杜預曰懷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

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

曰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

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



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滅虢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與也傷鄰其貪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祀曲道德不逮人不援也善曰劉登之地埋書曰肴有統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魏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史良左氏傳曰藏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祖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湯瀆之口慙乎曹陽之墟濟曰安陽溪名陝地名郭郭也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鄆善長水經注曰橐山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

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隴騶虞應乎鵲巢

銑曰邈遠也餘同善

注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基懲漢氏之剥亂朝流

亡以離折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跡俾萬乘之盛尊

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苦角切善沈敷既獲許而中

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鑄車也向曰鑄箭也五輅天子善曰魏志曰董

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季僮郭

流檀朝政僮質天子於營僮將楊奉叛僮僮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沈悔遣天子

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秋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三離析已見上

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盾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



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  
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  
撮倉舟中之善本掬指翰曰桴舟也揖棹也言百官勤王  
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終得濟河舟棹褊少攀附  
者眾恐其沈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  
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僞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且舟船  
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  
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擦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  
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  
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思賦曰洞胷達掖禮記曰流矢  
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  
軍下軍爭舟舟舛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枝末  
大而本折善本無披彼普都偶國而禍結良曰曲沃地名此

折封邑大其國必危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  
氏以滌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其晉乎復封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  
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  
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  
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  
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郛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  
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  
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固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  
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  
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  
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  
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成節何莊武之無耻徒善本利開而義閉并臧反良曰  
曰昔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以為能守  
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季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  
伯武公伐滅兄弟而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  
懸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季固奏



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

跡諸侯之勇怯筭贏氏之利害高險衿帶之地也實天與之

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攻守之利害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

可外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

上文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善曰言其利也

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有噤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遊逃而不敢進也秦

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良曰噤閉也秦既約諸侯為從秦

害之時諸侯勇也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

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

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連雞互而不拙小國合而

成大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

事也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

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

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良曰若此則否泰皆

地善曰言崤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

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

有而敵之否泰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漢六世善本

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漢六世善本

而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翰曰六代武帝也開拓王畿徙

縣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

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

關為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

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向曰武



故曰謬官既耳微行是厭紫極也善曰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  
日敵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  
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  
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文夫非常  
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大夫醉嫗自  
縛其夫諸少牢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乎且上去還宮  
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  
訓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巨之或變峻徒  
御以誅賞銑曰明王之行行使先清道猶懼御勤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檠勤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四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勤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翰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網得之魚服魚形也  
濟曰言帝位之重乃微行自輕其漸不可長也善曰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

此乃陵上之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

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子善本無思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

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

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

死車千秋公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

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紛吾既邁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

此全節善本無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

於桃園銑曰全節地名盤桓不進良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桃園則桃林也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



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  
曰紛吾去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  
漢書全鳩里矣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閭鄉縣東十里鳩  
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  
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發闕文鄉而警榮  
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溯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濟曰閭鄉地名黃巷

坂名潼水名遡向也言向坂行故警榮也華岳北面有巨  
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善曰漢書湖有閭鄉曹子

建應詔詩曰僕天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  
西京賦注曰想向也想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  
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板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

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憶江使之反  
日綴以二華巨靈鼎負高掌遠跡以流河曲

壁告亡期於祖龍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善曰史記

求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錫池君因言曰  
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

年渡江所沈壁也蘇林曰祖不語怪以徵異吾善本聞之  
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於孔公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愠韓馬之大慙徒阻關

谷以稱亂濟曰愠怒慙惡也言馬超韓遂作亂屯於潼關

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  
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

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魏武赫以霆震奉義亂以伐叛  
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

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銑曰曹公與超遂夾關戰

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  
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

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  
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

之多呼瓦解而水泮呼瓦解而水泮超遂遁而奔狄  
者也呼瓦解而水泮

甲卒化為京觀向曰碎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然  
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



衆盡殺故為京觀也。縵破聲也。善曰：字書曰：研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壁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縵破聲也。春秋：運斗極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永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倦狹路之迫隘，果軌崎嶇。善本作以低仰。翰曰：言如登頓，故使車軌高低。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陝，廣雅曰：崎傾側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濟曰：躡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紛敷條暢，茂盛之兒。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鄒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汧章隴。善曰：褻斜谷名，汧水名，隴山名。寶雞前鳴，甘泉後漏，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波豕九峻，宗截薛太一，龍洛嶠。子孔反。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甘泉終南，截薛龍嶠，山名。雲陽縣名。平原原名嶠，豕九峻，太一皆山名。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北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嶠豕截。薛龍嶠並吐清風之颼。聊矣納歸雲之鬱蒼。烏孔反。向已見上文。吐清風之颼，聊矣納歸雲之鬱蒼，日言此山能吐風，納雲也。颼，疾聲。鬱，蒼雲兒。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矣。思玄賦曰：馮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谿谷兮滄鬱。南有玄灞，素澹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銑曰：灞澹涇渭皆水名。湯井溫谷，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

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澹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含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



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毛長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湯縣東三十里今浸決鄭白之渠漕引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淮海之粟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備大漕控引淮瀾與海通

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濟曰鄠地名山竹藍田山各出

並已見上文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輿烏區此西賓所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良曰皆謂西都

西京賦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

於危國善本作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

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向

歲寒而知松栢之堅勁國亂而見臣之忠貞故入鄭都而撫其掌嘉鄭桓之義也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弟也為周司

徒犬戎之難以身死之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其子武公亦為司徒皆善其職國人為詩曰緇衣之宜兮其

子又改為方鄭都今鄭縣也抵撫也善曰論語子曰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鄠山下井殺

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

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

沮與眾淫嬖褻以縱慝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威呼為亡國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

奴竟褒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褒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

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威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  
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離西楚  
之禍內受牧豎之焚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  
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曰此報其勤  
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  
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  
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占至今葬未  
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  
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  
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  
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濟曰語曰謂或有此  
語也始皇無禮以此  
自及固是其効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  
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歟善本作與乾坤以有親  
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  
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  
高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

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觀夫漢

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向曰非獨  
有此而已

復有他美者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  
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乃寶

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思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

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矣善本無而況於  
卿士乎矣七字于斯時

也乃摹莫胡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丘街衢如

一庭宇相襲渾維犬以善本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翰曰追  
舊謂造

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此而況卿  
士乎言皆徧也善曰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

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  
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

卿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  
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杜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籠



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  
禱豐粉榆社長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  
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龔籍令怒於鴻門沛局善本作局  
因也渾胡本切向同善注躡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作許陰授劍以約莊力白刃  
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  
抗憤以卮酒咀與彘肩於激揚翰曰擗挺萬大也其危若  
虎尾而不被噬者楚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善曰漢書  
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  
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  
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  
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  
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  
莫敢不來王擗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

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  
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非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  
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  
揚忽虵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其何傷銑曰言沛公忽虵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  
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  
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  
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嬰  
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古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祖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  
道傍軹亭名胃繫也善曰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  
曰鄭伯肉祖牽羊以逆杜預曰肉祖示服為臣僕也踈  
飲餞於東門善本畏極位之盛滿良曰漢踈廣為太子太  
受曰今日日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  
許之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門謂長安東都門善曰燕



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軹  
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  
敢取畏金墉鬱其萬雉峻嶒以繩直城也嶒峭高峻  
自如繩之直也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  
曰建金城而萬雉嶒謂棧餞嶒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矣  
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閼音域名在其陽也宣平城門名閼  
門限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  
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  
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都中雜沓善本作還戶千人億華夷  
士女駢闐善本作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  
鈍以臨朝勗自彊而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  
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  
職也勵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蒞  
臨勗勉也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  
館蒞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於是  
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於是

孟春受謝

善本作孟秋受謝

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廊管庫菽

藏外芮

於城隅者

不一處

善本作處一濟曰蕭條空曠自散逸無人也菽芮  
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

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總存一處

善曰楚辭曰青春  
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怕

蕩言今之寺署菽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  
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

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  
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

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  
藏也字林曰菽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

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煖南平皆夷漫

滌蕩無其處而有其名

翰曰皆里名也向曰夷漫滌蕩  
平滅兒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

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  
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爾乃階長



蘓素娑素而款徒盪音輶音

翰曰長樂未央皆漢

濟曰縈繞款至  
宮名柏梁臺名

於臺陂狐兔窟於

翰曰鷺雉雉名言臺  
殿陂池荒敗故鷺雉

苗離離然岳因自歎  
已見射雉賦黍苗已

懸善本作弗懸二字  
濟曰洪鐘大鐘也頗

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

十二以象長秋董卓壞徙詣洛陽到霸賊重不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木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

銑曰  
 懷想

辛李衛霍之將善日漢書

子真爲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  
李廣隴西人也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

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

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爲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

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  
教敷而彝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爲博望侯向同善注

濟曰敷布尋常也此以豐於前文言  
蕭曹之流爲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

臨危而

善曰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奔



命也史記曰魯暨平純故侯之忠孝淳深銑曰純侯金日連好持高節

王太子以篤敬悟主每往其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何羅作逆日碑誅之故云忠孝也善曰小雅曰暨及也

漢書曰金日碑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奉何羅矯制發兵明且上卧未起何羅從

外入日碑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户下何羅喪日月從東廊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

為純侯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

子于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各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毛詳曰吉甫燕喜既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多受祉翰同善注

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為文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並有良史之才善

日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

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趙張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

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善曰漢書曰趙廣書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

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父

疑乎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

友繇此天下稱之善曰漢書曰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

也善曰漢書曰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善曰漢

黯字長孺潁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諫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著

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終童山東之英妙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良同善注

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



入禁門者衆矣

一向  
人曰

綏玉昔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綏嬰之飾也

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王東觀漢記杜預或被髮左衽善  
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作奮迅

泥滓翰曰又疊土文謂日碑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卑

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袵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爲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或從容傳附會望表知裏濟曰謂陸賈從容

增泥滓說文  
日滓澱也

或從容傳

附

會望表知裏

濟曰言為珉璵動

將相之勢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  
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  
孔子謂子夏曰子或著顯績而嬰時戡良  
見表未見其裏曰皆謂廣漢也

孔子謂子夏曰子  
見表未見其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良曰皆謂廣漢也

有大才而無貴仕翰曰謂賈誼之類也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注同豆

不才而無貴仁類也

言翼謹之  
善注同

皆揚清風於上列

善本  
作烈

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垂令聞

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

顯之任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翰曰王音玉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用勢

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大  
司馬軍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  
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

司馬軍令故

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爲中尚書明習  
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

徒隸齒名善本作才難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統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

徒隸齒名

善本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  
作才難不其然乎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

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群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則也

注曰隸  
大官而

猶群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有徒隸無恥之心平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則也

論語子曰才望漸臺而扼腕梟澆巨猾而餘怒良曰巨猾王莽也莽

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望漸臺而扼腕漉

巨猾而餘恕



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公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宜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 **於北闕軼檣里於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元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逐送詔獄史記曰檣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夫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銑同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善曰漢書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

也善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濟曰有生必死誰能長生久視 **武雄略公焉**善

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 **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良曰文成將軍李少君五利將軍

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戈 **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大略亦何在也善同良注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鱗**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鯨魚死其目化為明月珠故云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 **致邛蒟**矩 **其奚難惟余欲**表之露 善曰並已見上文

**而是盜從**善本 **逸遊於角觝**郎 **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善

**民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良曰武帝遣人開牂牁致邛竹杖與蒟醬而盜其欲又作角觝



之戲令人兩兩相角力也又作甲乙之帳絡以珠翠海內  
盧耗戶口減半忍使天下如此而封太山勒其虛功也  
善同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統曰賜盡也言思念

也善曰尚書人傳曰三王之統較角面朝之煥炳次後

庭之猗靡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

兒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壯

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善曰漢書曰孝元馬昭儀上

上殿左右貴人傳躬儀皆走馬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

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

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

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

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翰同善注衛鬢髮以

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力智反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

輕而纖細麗美也善曰衛趙已見西京賦左氏傳咸善

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之盛

善曰以音見幸故曰聲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疾惡

流因廢自裁故曰禍侈便門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至也善曰漢書掩

便門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

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忘身明戎政

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

軍禮以長擡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良曰軍法

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  
壘和軍門擡揖也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  
日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  
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  
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上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  
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  
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志家當敵忘身左氏  
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見上文壘營也和  
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  
擡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條侯至  
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傲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  
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  
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弗善本納反推怨以歸咎未  
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善本疾  
作何而不有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  
於臣謂范雎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  
比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周  
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

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  
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  
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  
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閱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  
劍自殺暗主昭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感出  
矢言何林公羊注曰刻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窺秦  
詐於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平何不有也窺秦  
墟於渭城異闕緬而善本堙一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坡波  
岷大以隱嶙力忍反良曰渭城古咸陽也異闕秦闕名  
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異  
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坡岷類良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  
岐岷絕之長坡想趙使之抱壁瀏力睨楹以抗憤銑曰瀏怒  
猶發憤楹柱也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壁無意償趙城  
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  
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璧睨柱欲以擊秦王



乃辭謝幽服  
目清貞也  
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

亢之地圖窮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上首堪秦王

不中堪丁鳩切濟同善注筑聲厲而高奮狙預七潛鈇以脫臙臙頻忍切

上骨也狙伺候也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築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

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矐益迫之高漸離乃以鉞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衛曰高漸離舉筑擊秦

土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膝蓋矐音各一

格音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翰曰言始皇處有天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

狽失據塊然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指囚執狼音貝

庚矯扶蘇於朔邊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

子扶蘇於朔邊也捨奔也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

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

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

以為儒林填於坑性慈詩書煬而為煙善曰史記曰盧生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

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諸守尉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濟同善注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輟患以啟前善本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良

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嘗斬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無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

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

身刑輟患以啟前善本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良

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嘗斬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無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

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



上蔡東門遂拔免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野蒲變

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轅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

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

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假讒賊善本以天

權鉗眾口而寄坐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

日赤受命持天權與在頸而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

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官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官者曰

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關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

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關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翰同善注逮

善本作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舒善本禍勢土崩而莫振作

降王於路左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誅殺二世而立子嬰

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計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

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疾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

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上崩賈逵國蕭收圖以相劉料聊

險易以善本眾寡良曰沛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

易何由是為漢相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務卿羽天與而

子日地者近遠險易又日識眾寡之用者勝也羽天與而

不作弗取冠沐猴而縱火銑曰項羽既燒秦官室或說羽

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彌猴也謂天與不取也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



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

高下善本有也字向日上貫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項羽豈可相喻也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

九地之不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感

市閭之敢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

納黷時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居望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溫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

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

傳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會

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井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

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東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

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

之戈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可訐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

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

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善曰說文曰蒙麻蒸也然蒙井即

謂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

戮則有之恐潘謨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為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左

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

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

大體者也漢書曰蕭造到長山而慷慨偉善本龍顏之英

主曾中豁其洞開群善湊而必舉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

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善曰漢書曰高祖隆雄而

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

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

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群善

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其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



毀垣以延佇

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

發掘岳見壤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

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拑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拑楚辭

而延佇蘭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聲寂寞無以褒貶也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

詩章句曰寂無聲弔爰絲之正義

漢書曰表盜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盜進說王以此怨盜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烏

浪切向訊景皇於陽丘爰作善本信讒作譖而矜諠殞作質

同善注訊景皇於陽丘爰作善本信讒作譖而矜諠殞作質

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

錯恨過聽之作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景帝陵也景帝為

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盜與

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盜之計也矜

詐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盜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

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詐也鄧公

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

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

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戈些茲孝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些茲

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

濟曰些病也渭瑩元帝陵也奄元帝可貶也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

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些穢我明德韋昭曰些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些毀

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



儉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

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庚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色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

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王章忠直社稷之臣為王

鳳所譖陷大逆死獄中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之善曰漢

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

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

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上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

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

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

也忤音大善本作忤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

漸貽漢宗以傾覆向曰忤縱也淫嬖趙飛鸞也飛鸞甚妬

傷墜無數此謂凶忍使絕皇統也舅氏篡殺之漸自此開

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善曰小雅

曰徂忤也淫嬖謂趙飛鸞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

人及官吏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

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

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圉

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載也載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

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

家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求

絡古而不刊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重賢有美色帝

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

可刊削也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重賢為高

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悌其德或承之羞瞰康園之

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

誠而引決赴丹焰善本作爛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

俱滅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善曰漢書曰平帝葬

央官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驚橫橋而旋軫歷弊

火中而死而不合葬故曰孤墳

善本



作邑之南垂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樊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秦

作渭水橫橋橋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磁石而梁木蘭芳構阿房

步之屈求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復鬼傭其

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

彫汚鳥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

止之以南山關為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其

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

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裁君汚其宮而猶焉言秦宗廟尚

汚為沼況是宮能不隳壞乎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

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

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

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

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

君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官而瀦焉由偽新之九廟誇善本

汗與誇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作夸

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

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

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

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

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

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誦六藝以飾

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翰同善注誦六藝以飾

新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向曰莽

以飾新詩秦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善

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

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

誦六藝以文藝言同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良曰

歸珠塗俱用滅亡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善曰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伴德殷宗周宣矣不獲事于

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



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

過而知仁齊曰宣帝庚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卿之園其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

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宣帝母矣太子事時并遇

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

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善曰潘岳關中記曰宜

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者也兆塋也詢

宜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

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

曰舊典時犬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

汚隆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

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

柞之宮

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善曰曹植閑居賦

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

甘泉固陰既寒曰比至而含凍此焉清暑

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五柞已見上文

交渠引漕激湍

生風

銑曰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善曰漕渠已見上文也

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其池則湯湯傷汗汗混濇彌漫浩如河漢

向曰言廣大也善曰並已見

上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叶韻

且似暘谷夕類虞淵

銑曰

景星以

善本

天漢對

善本

牛女以雙峙

言於池中起豫章

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

圖善本

邊善曰儀謂法象之也餘並已見西京賦

萬載而

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曾

善本

觀今數仞之餘址

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而終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

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符十年穿昆明池至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振鷺



驚波甲唳甲菱甲芡甲  
所直  
善本  
渠儼反  
良日  
振驚鳬鴻皆鳥名

綠沼青蕃煩蔚平翠潏濟曰蓮蕃皆草名潏水際善曰

無邀善本於後福向曰言武初帝穿此池方冒水戰以伐

欲與漢用船戰遂仍脩昆明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力遠各

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

研究

惟鐵字書曰贈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

孝居角至忤同璽木 和檄擢字 北畧謫獲弓絳

善曰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

處轉遷金作釣 抄網作罔 垂餌出入捷抄善本作

又簇之載蓋灑亦投也挺拔也又取魚叉也西京賦

鐵經連白鳴榔  
 麗響貫鯢羅  
 尾掣三牽



兩良曰以白羽綴網經上兩人對引之鳴根叩木為聲以  
網也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纖經於前  
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罵  
猶繫也書於是弛青鯤於網作善本鉅解頰鯉於黏微弛亦  
解也鯢鯉皆魚名網鉅鉤也微網也有在鉤及著網者  
皆解取也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鯢鯉二魚名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  
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  
微也善曰黏已華魴躍鱗素鱖揚鬣濟曰魴鱖皆魚名華謂鮮華  
見子虛賦饗善本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霏  
霏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刀上  
淨兒善曰周禮曰內饗中土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饗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  
賓旅竦而逌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翰曰紅鮮鱸之色載成遲待也言

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慮也善曰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  
曰鞏洛之鱖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  
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  
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闔設女  
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人賂廣雅曰恬泊靜  
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銑曰策  
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馬杖也  
茵車中席整衣冠將還也善曰言將還也策馬擿也茵  
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  
者必衣徘徊鄮鄮作善本如渴如飢心翹勤作善本以仰止不加  
敬而自祗良曰鄮鄮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止之  
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豈三聖之  
日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



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

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三

聖合謀將不刊於君論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

畢公榮公太顛閔大散宜生南宮逆其一人謂文母也廣

雅曰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鄩及鄩善本作惟仍京其

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臺文

為之不日而成鄩鄩之郡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

神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

惟其一也善曰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鄩又曰

宅其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

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

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

曰黃公頌胡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

子羸鋤以借子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間閑田治善

作姑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銳愧而訟息銳曰此

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羸餘之鋤以

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

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諸詠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

其畔訟者遂息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

之化而人情有異耳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

成頌曰三王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

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音

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入質其成於

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

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

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由此觀之士無

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善本無鈞善本之埏埴音

良曰埏和埴土也上之化下如為瓦器者用泥隨手而成

器也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也謂和土雖善本無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

不昏作勞密邇險狁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湊溷淆之

溷亂昏疆也濟曰密邇近也狁戎狗匈奴也故戎馬生於

郊善曰漢書曰秦地王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

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情農自安不昏作

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狁狁孔熾老子

曰天下無道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良曰為政臨人亦

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良曰為政臨人亦

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善曰漢書

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

學者制為猶未能人之外降隨作善本政隆替鐵仗善本

操刀而使割也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義雖不盡其情自絕營欲

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

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

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雖智不能理明不並作弗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不能理明不並作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察在信無欲之心庶幾免千罪

戾也善曰言已雖無戈能然任其戈信無欲之心庶幾

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矣乎戾下或有劣字非

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待將來之智者矣善曰論語周

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 文選卷第十 終







所蔵  
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